●管继平 ■文人尺牍(二十二)

书坊谁不颂朱胡

——朱希祖致张元济

与民初出版界的巨擘,也是后来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相比,无论是资历还是知名度上,朱希祖(逖先)恐怕都要弱了不少。张元济不仅在文化出版业上贡献巨大,他其实还是一位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社会活动家。三十多岁时,即是参与"康梁变法"的新党人物,幸好"排名"不算靠前,故戊戌失败后只是被"革职永不叙用",保住了脑袋。据回忆,自晚清起一直到四九年之后,他可是一位曾先后被五位首脑召见过的人物,这五位首脑依次是溥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种至高荣耀大概绝无仅有了,至少我还没听说中国再有第二位能获此殊荣的。它不光是要求你的社交能跻身于顶层,而且还须你四处逢源,每一家都说得上,更重要的,五位首脑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你还必须具有足够的年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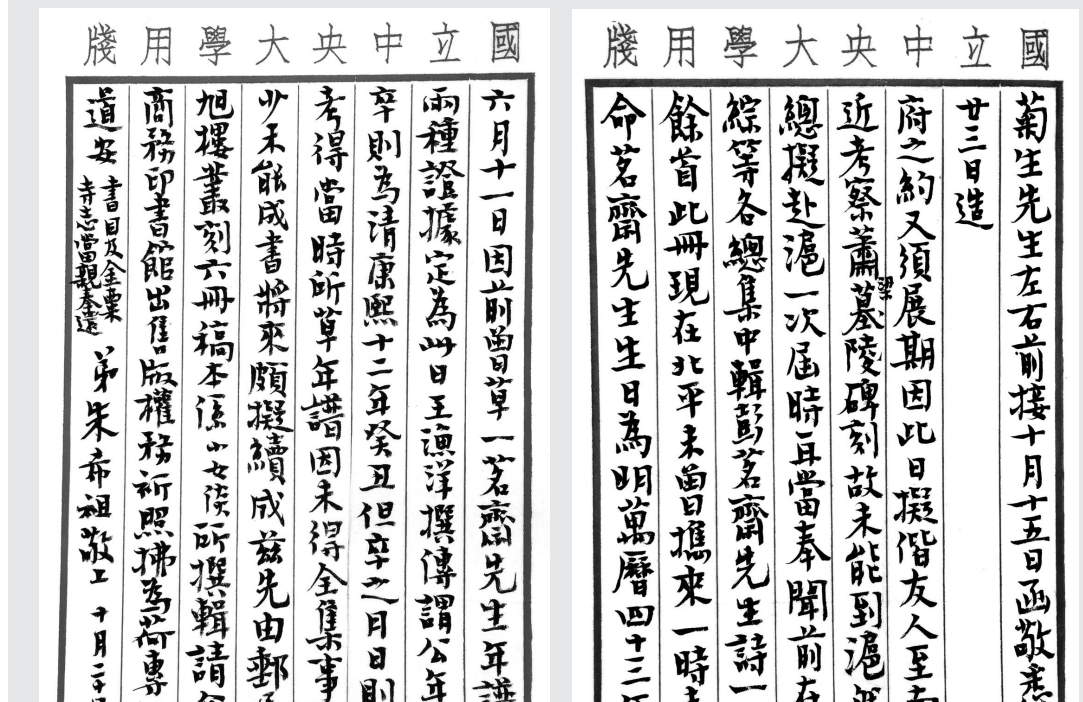
同样是浙江海盐籍的同乡,朱希祖受一般读者的关注度虽不及张元济,但是在史学界,朱先生却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于早稻田大学专攻史学专业。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他进北大时比蔡元培先生还早,先是身兼文学和史学两系的主任,后大概陈独秀入北大,他就专任史学系主任。要知道,北京大学于文史哲三门学科一向有着绝对优势的传统,而北大的史学系又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史学专业,在朱希祖执掌期间,他率先开设中国史学原理等课程,并亲自教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老北大时期,周作人曾回忆有一批"卯字号"的人物,即指属兔子的几位著名教授,除了"老兔子"蔡元培校长外,"中兔"则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俩都出生于一八七九年(己卯),而小一轮的"兔子"还有胡适、刘半农、刘文典等人。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和文坛大将,其时朱希祖也积极参与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虽是科举时代的士子,但因留过洋,所以他的思想尤为开明,与时俱进。早在民初他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上,就提出"注音字母"草案,此决议一致通过,朱希祖也随之名动京城;一九二〇年他联合北大六教授上书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标点方案也获通过,从而使我们今天读书作文便捷了许多,仅凭这点似也不应忘记他。

许多人熟悉朱希祖的名字,多是从介绍章太炎或是鲁迅的文字中。确是如此,章太炎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而鲁迅先生则是百年来最具盛名的文学家,关于他们的研究或回忆文章自然是数不胜数,而朱希祖正是与两位有很大的关联。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朱希祖就入章太炎的门下,听太炎先生讲授文字学。而一同听课的就有周氏兄弟、龚未生、钱玄同、许寿裳等。所以鲁迅与他乃是同门弟子也。据许寿裳的回忆,听课时以朱希祖笔记为最勤;聊天时以钱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钱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他起个绰号曰"爬来爬去"。这个绰号鲁迅在书信日记中一直沿用了几十年,有时为了简便,直接称"爬翁"如何如何。

朱希祖自受业于太炎先生后,则一生追随和敬重先生,师生情谊至笃至深。太炎先生对朱希祖也是倍加赞赏,曾于自订年谱中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一九一四年夏,章太炎遭袁氏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宾客往来者必得警厅之许才可得见,弟子中唯朱希祖可出入无阻。时章氏欲派朱希祖至上海接夫人汤国梨北上,并屡次去信劝汤速速赴京,其中一信云:"今属朱逖先前来迎致,愿弗淹滞。逖先乃学生中最老成者,前在日本招两女东来,亦由逖先携致,途中照料可以无忧尔。"以前曾托朱希祖护送两个女儿到日本,今又欲让朱迎致师母,可见太炎先生对其的信任。据说太炎先生解禁后,有一次到朱希祖家一坐,因那时章太炎先生是学界大佬,又是袁世凯重点监视的人物,轻易不大出门。而这一次穿着长袍马褂,门下弟子前呼后拥,来到朱家,端坐于客厅中间,道貌岸然。弟子侍立两旁,恭敬有加。那时朱希祖有一位四五岁的孙辈,向客厅里探头张望,轻轻地问母亲道:"那中间坐着的,一定是皇帝吧?"众人闻之哄堂大笑。

过去的学者文人都有藏书的癖好,作为史学家的朱希祖,也是一位藏书大家。我们在鲁迅日记中,时有与朱希祖一同逛琉璃厂淘旧书的经历,鲁迅有记书帐的爱好,朱希祖也有买书记账的习惯。有一年除夕,他



菊生先生左右前接十月十五日函敬悉壹是廿三日造府之约又須展期因此日拟偕友人至南京附近考察蕭梁墓陵碑刻故未能到滬然不久總擬赴滬一次屆時再當奉聞前在明詩綜等各總集中輯彭茗齋先生詩一百一十餘首此冊現在北平未曾携來一時未能應命茗齋先生生日為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六月十一日因前曾草一茗齋先生年譜考得兩種證據定為此日王漁洋撰傳謂公年五十九卒則為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但卒之日日則未曾考得當時所草年譜因未得全集事實太少未能成書將來頗擬續成茲先由郵局寄上旭樓叢刻六冊稿本係小女俊所撰輯請介紹於商務印書館出售版權務祈照拂為荷專此敬頌道安 書目及金粟寺志當覓奉還 弟朱希祖敬上 十月二十日

在日记中记道:"阴历除夕,上午八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二十余家,一一付给。"因为他是各家书店的老主顾,买书不用付现,直接赊账,所以店家赶在过年前皆上门来结账了。朱希祖不买田不买地,唯嗜书成癖,数十年节衣缩食,日积月累,至三十年代他的藏书量竟达廿五万册之多,这在个人藏书中已是非常可观的数量了。其中的珍籍善本多达七百余种,如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这部《水经注》钞本被王国维誉为诸版本中第一,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也正因此书,朱希祖为自己的藏书室以作者郦道元而取名"郦亭",并请章太炎先生题了"郦亭书室"之匾。

郦亭藏书在学界的名气很大,《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中曾记朱希祖云:"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余。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作者伦哲如在此诗后注云:"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愿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这诗中的"朱胡",就是朱希祖,他三十六岁始因蓄须而成美髯公的雅号。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知堂的这几句描述,与前面伦哲如的诗注那一段,虽难免都有些夸张,但颇亦同工异曲,形象而生动地画出了一位爱书人遇见好书的渴求之态。

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他早年受太炎先生反清思想的影响,仰慕于明末抗清志士的事迹,"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朱希祖深痛国难严重,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屈大均传》等数十篇论文,借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如下这封朱希祖致张元济函,其中也谈到关于晚明文人资料查考的问题,此信写于一九三四年——

菊生先生左右:

前接十月十五日函,敬悉壹是。廿三日造府之约又须展期,因此日拟偕友人至南京附近考察蕭梁墓陵碑刻,故未能到沪。然不久总拟赴沪一次,届时再当奉闻。前在明诗综等各总集中辑彭茗齋先生诗一百一十余首,此册现在北平,未曾携来。一时未能应命。茗齋先生生日为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六月十一日,因前曾草一茗齋先生年谱,考得两种证据,定为此日。王渔洋撰传谓公年五十九卒,则为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但卒之月日则未曾考得。当时所草年谱因未得全集,事实太少,未能成书,将来颇拟续成。兹先由邮局寄上旭楼丛刻六册六本,系小女俊所撰辑,请介绍于商务印书馆出售版权,务祈照拂为荷。专此敬颂

道安!(书目及金粟寺志当亲奉还)

弟 朱希祖 敬上 十月二十日

张元济字菊生,年龄比朱希祖大一轮,当朱希祖十七岁考中秀才时,张元济早已点了翰林且又成为京城维新派的名人了。不过张、朱两家是海盐的望族,有数百年的世交,多有联姻,远的不说,就朱希祖的夫人张维女士,要算起来就是张元济的本家堂妹。所以,朱希祖与张元济先生也常有往还,我们从这封信的文字中也可大致看出。此信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那段时期朱希祖在南京考察萧梁墓陵碑刻事,故翌年他整理出版了《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专著;二是关于彭茗斋生卒年和年谱的探讨。彭茗斋名彭孙贻,是明末清初的学者。父亲彭期生为南明隆武朝太常寺卿,于清军破赣州城时遇难。茗斋先生入清后坚决不仕,博览诸书,闭门著述。此正是朱希祖着力研究的专题。三是长女朱俊撰辑了一部古籍,想让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张元济是商务馆的董事会主席,馆内事务自然还是可以拍板做主的。

这通信札墨笔两叶,国立中央大学用笺。中央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当时朱希祖在中央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和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教学之余,与其子朱偰对南京郊外作古迹实地调查,写出数十篇论文,为研究南京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此信原件现藏于上海档案馆,朱希祖先生的墨迹,原先所见并不多,盖先生向不以书家自诩,除了手稿信札外,鲜见其题字或书匾之类的墨迹。但朱希祖先生毕竟秀才出身,书法自是他必有的童子功也。我们从这函墨迹也可看出,其书寓拙以巧,方正宽博,取北魏厚实之书风,并得力于唐颜真卿的率真之意。用笔始终保持正锋,体态丰腴雅和,书风却舒缓澹逸,颇有拙趣,还有点类似金冬心书画题款的楷字,落拓萧散,姿荣古茂。朱希祖先生的字,我感觉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美的书法,属"第二眼"之美,须细细赏读、慢慢品味才有所得。它很可能初看时粗头乱服并不咋样,而一旦静下心来细读,方逐渐嚼出一点滋味来,就像是品尝一杯上好的古茶,初入口时,往往还带有一些苦味,可是再泡再品它则有清冽的回甘,润喉舒心,仿佛让你进入一种难以言说的妙境。

●海上刀郎

砚边微言(十一)

鹰与鸡

有关"鹰"与"鸡"的传说不少。比如,幼鹰和鸡一起饲养,鹰长大后以为自己也是鸡,所以就没有飞的愿望了。另一则是,老鹰一天从天空飞下,站在农家草棚上,被老母鸡看到,于是,老母鸡便得意起来:老鹰也不过而此嘛?由此,想到几天前在观看书法展时,一位老兄在厅里与几位朋友说,某某名家书法也不过而此,这个字怎么这样写?这位老兄也有点"老母鸡"思维,以点概面,还想以此来否定老书家一生的功绩,真有点可笑。鸡毕竟是"鸡",它不可能体会和认识到"老鹰"的力量,最多在某一天发现老鹰在展翅高飞时掉下了一片羽毛而已。所以,有人说,鸡和鹰本是同一祖先,就是因为鸡的眼睛里只盯着了一把米,而鹰的心里怀揣着一片蓝天,于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了。

动真格

自第八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终评面试名单公布,当晚微信圈就热闹起来,时至深夜仍有人在讨论。榜上有名者既开心又担心,落选者情绪依然,的确,现在入个展不容易,因为"商业展"已基本取消了,只有与"届展"玩了。此次投稿达到35593件,而进入终评面试的只有358件,百里挑一,上海入展还是保持在个位数上。有人说,此次中书协真的动真格了,要把三百多位作者都通知到北京进行面试,有点当年进京赶考的样子。有人说,不值得!也有人说,值得!面试虽然花一些人力、精力、财力,但收获了"信誉",让过得硬的作品,好的作品进入展厅,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多年遗留下来的展览"绝症"动用了手术,什么"枪手",什么"东道主"现象等。

张海"五很"

近日,《美术报》记者蔡树农先生参加了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揭牌仪式有一番感慨。他说:无论如何,张海都是当代书法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能禅联两届中国书协主席,说明他有气场,不是谁都能坐中国书协主席位置的,德很重要,胸襟很重要,情义很重要,做事很重要,奉献很重要。言之有理,笔者也觉得这"五很"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正因为有了这"五很"可能让一些不"很"的人有点"狠"了,也有点"恨"了。河南省今天成为书法大省,当然与张海当年在河南省担任书协主席所打下的基础和形成的风气分不开的,这也是有据可查的。比较起来,有的地方就有待反思了,在报上也曾掀起了一阵波澜,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五很","五很"很重要,可谓是当家人的标准,也是用人的原则。

"书院"有感

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成立倍受关注,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因为领导为学院题写院名,张海出任"掌门人",而是它的专业方向与发展规划。郑州大学教授李放说:"目前,全国高校中设有书法学科方向的虽有上百所,但实现了书法学科方向本、硕、博全面招生,并且成立书法学院的重点综合大学,郑州大学是第一所。"能喊出"第一所"说明有点底气。唉!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看到别人总是要产生一些联想,目前上海院校开设书法专业或书法教学的还是有几所的,但从师资力量看可能有点"分散"了,专业佼佼者分布于各院校,他们就是施出"洪荒之力",也不过为孤军作战、单枪匹马、各自为阵。上海要培养出自己的书法领军人才,还需要主管教育的部门,胆子大一点,整合师资,否则那些书法生仅仅是完成学业而已。

提名展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书画界开始兴起"提名展"的?"提名展"的标准是什么?可能很难准确回答。因为观看了不少"提名展",也没有搞明白,是杰出的艺术家还是优秀的作品?是对艺术的传承还是探索与创新?真有点看不懂。不过,有的"提名展"是在真正的"亮剑",带给广大观众一种视觉盛宴与艺术享受。但前不久,笔者观看了一个"提名展",真让俺看不懂了,作者中有国家级会员、全国名家,也有经常出入于"花鸟市场"的爱好者,你说这个提名展怎么提名的?更看不懂的是有些"腔调"十足的人,水平平平,却滔滔不绝评价张三,议论李四,不觉"脸红"。"提名展"在我们想象中应该是高水准的艺术展览,不应该是水平悬殊太大的展览,更不是"拉郎配"。

骂人出名

厚黑教主李宗吾有一句名言:骂人是出名最快的方法。有人不信,有人信了,于是,骂人不断。前段时间,又有人在网上以"评论"为名调侃他人,说谁的书法写的像"大便",臭不可闻;谁的作品像三岁小孩写的,丑不可言等,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评论难免有语气过重之时,但骂人绝对不是批评,如果骂人与批评都分不清楚,还谈何评论?文艺评论说真话是对的,但绝不是说瞎话,瞎说话,应该说出一点道道来,拿出一点专业术语来,"骂"是没有用的。不要以厚黑教主的话作为自己的方向,骂人可以出名,出大名,骂名人可以出远名。这里,还是需要友情提示一下:"骂人"可能得到了阅读量,获得了一种心理安慰,但可能失去了人的道德底线。还是隔壁老师说得好:在生活里找不到的,他会在骂声里去寻找。

阅读书法

11月5日,荣宝斋举办了一场"文房拾贝·刘正成翰札书法品鉴会暨学术讲座",展出了刘正成老师书写的论清人书家、书论的手札。不过,老师在讲座时,引用了两位学者的观点让人有点茫然,一是饶宗颐说的书法不是视觉艺术;二是柯律格说的书法不是抽象艺术。其实,刘的用意是来说明书法的内容比书法形式更重要。记得几年前,陈振濂老师也提出过"阅读书法"之观点,他觉得30年的"观赏书法"应该向"阅读书法"迈进了,"当下书家不及古人不是输在笔墨技法上,而是输在了文献与文史的价值上"。刘、陈二位都强调书法创作应重视其书法内容的创作,这也是当下不少书家需要弥补的"断档"。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也在努力倡导自作诗词联赋,但也仅仅是提倡而已,还没有真正把书写内容作为评审的条件之一,至于何时把"阅读书法"纳入国展评审范畴,只能在等待中。

●王德彦

海派书家撩谭(七)——曾熙

《论语·卫灵公》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走不同道路的人,或者说意见或志趣不同的人是无法在一起共事的。可是书坛上偏偏就有"北李南曾"之说。李瑞清因主要取法于汉中石门及云峰山郑道昭诸刻,自称其书法为"北宗",而曾熙则致力于《瘗鹤铭》等南朝刻石兼取钟王之迹,自称其书法为"南宗"。尽管两人的书法取法不同,但却是极其要好的朋友。只要我们对书法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李、曾二人都是正统碑学派,所谓的"北李南曾"仿佛是自家兄弟,都属于碑派书家。他们只是主脉相同,支脉相异而已。

曾熙(1861-1930),初字嗣元,更字子缉、季子,号俟园,晚号农髯,山海楼主人。中国杰出的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曾熙出生于湖南衡阳县石市乡石狮村,逝世于上海,归葬于衡阳市衡阳县石市乡岘塘村。曾熙出生贫寒,两岁丧父,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艰难度日。曾熙自幼聪慧,刻苦勤奋,故里至今流传"囊萤照读"的故事。八岁能吟诗赋对,为人代写春联,在邻里周边有"神童"之誉。二十岁中秀才,三十一岁中举,四十三岁殿试中进士,官至兵部主事,兼任提学使,弼德院顾问。甲午战争,曾"投笔从戎",抗击日寇。《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积极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遭到清政府的排斥,于是,转为"教育救国",先后两次应湖南当局聘请回湘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并担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被誉为"南学津梁"。晚年绝意仕途,孙中山偕同曾熙的好友谭延闿两度登门拜访,请他出来共襄国事,均力辞不出。辛亥革命后在湖南家乡闲居,后受李瑞清之邀赴沪,以鬻字卖画,收授门徒为生。

1915年年底,当曾熙到上海来看望李瑞清,李无论如何也不肯放他走了。李瑞清立马为曾熙撰序订润,并在翌年1月23日《民国日报》开始刊载《曾子缉书例》,向社会广为推介。同年《申报》上也出现了连续报导:6月11日《海上又来一书家》,6月19日《湘名士留沪鬻书》,这在传媒上是罕见的。虽然有造势之嫌,但也还真实,比起当今的一些所谓大师级人物的宣传还稍逊色:"衡阳曾季子先生名熙,湘学士,所称子缉先生是也,自号农髯。昔年官京师,与清道人同学书,书名满都下。客秋游西湖道出沪上,清道人因留在沪同鬻书,先生书与清道人相颉颃。清道人夙自负,于时贤书无所可否,独好先生书,以为有晋人风,其书名贵可想,为志数语,以告当世之嗜书者。"报导以已孚时名的李瑞清来衬托上海人尚不熟悉的曾熙,显然含有李瑞清的良苦用心。于是,上海书坛的夜空,出现了灿烂的双星座,时称"曾李"。

初到上海,曾熙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作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寓沪前,书画仅仅是作为自娱自乐的方式和陶冶精神的手段,从未想过要把鬻书卖画作为养家糊口之技和立身存世之本,然而由于世事之变,迫于生计和竞争的压力,他必须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和买家的喜好,促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流通领域,但这并不表示对市场的趣味完全妥协。作为一名前清遗老,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晚年鬻书沪渎绝非曾熙的本意。从前的雅趣与当下的俗趣在他的书法创作中时时碰撞。

曾熙的书法造诣深厚,其北魏书法比较接近于《张黑女墓志》,参以钟太傅笔致。敛润柔和,气韵双高。其书虽然出自《张黑女墓志》,但结字造型则近似北齐《郭铁造像》,取其扁形,只是用笔不同,《郭铁造像》转折以方笔为主,而曾熙则几乎一律用圆笔,这与他平素最喜欢临《夏承碑》等以圆笔为主的汉碑有关系,临习既久,不自觉地表现于书法中。曾熙的篆书用金文字形,点画瘦硬,行笔过程中喜欢加入细微的摇动波折动作,使线条出现蜿蜒迟涩的趣味,别具一格。隶则得力于《夏晨碑》和《华山碑》,风格奇诡古奥。楷书对《张黑女墓志》用功最深,所作小楷书醇雅古秀,含蓄从容,其点画形态、字形体势及转折挑剔均能得其三昧,堪称神似。写大字时又将《瘗鹤铭》及《泰山经峪金刚经》笔意参入其中,使其点画浑厚凝重,体势狂放潇洒,而他的行草将汉隶的萧散恣肆和北碑的方硬苍茫巧妙的结合,体态雍容大方,端庄优雅,有很强的章草笔意,可谓汲取百家精髓乃成曾熙一路风格。沈曾植说其书"沟通南北、融汇方圆,皆能冥悟其所以分和之致";康有为将他的八分书与何绍基并提,称赞其书"伟俊者见气骨,体逸者见性情"。胡光炜甚至评价其书为"以柔和化魏之狠,以动荡起唐之俗,以奇雅箴宋之鄙"。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是有所依规。当然,曾熙的书法中顿头护尾、平稳华赡的"馆阁体"书风也伴其一生。有学者把曾熙的书法贬抑为"平庸"一类,笔者认为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书法史上,以书法比喻诗者,唯曾熙一人。谓:"三代鼎彝,古朴奇奥,此三百篇离骚也。两汉碑志,雄强茂密,此十九首古乐府也。六朝志铭,遒丽精能,此三张二陆陶谢颜鲍也。唐碑谨严,宋帖豪放,近人恢奇恣肆,变态百出;此李杜韩白苏黄范陆,以及湘绮散原海藏也。学诗者,必先知其源流,推其条理,然后可以集大成,学书这何独不然。"

曾熙晚年兼学绘画,倡"书画同源"之说,并收授门徒,张善孖、张大千、谢彬、康和声、萧迁、马宗霍皆出其门下。曾熙对艺术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不但经常要学生到各大名家门下请教,其他名家的门生来请教于他时,他同对待自己的门生一样,毫不保留地为他们析疑解惑。有一次吴昌硕的一个得意门生前来求教,曾熙拿出所收藏的古画精品详细指教,其生非常感激,次日送来一篮水蜜桃致谢。曾熙很高兴,画了一幅《李子图》扇面相赠,取投桃报李之意。曾熙人格由此可见一斑。